

滌心軒隨筆

唐湘清

65 扶正祛邪

我早歲寢饋於中醫學術有年，幼讀黃帝內經，有云：「最虛之處，便是容邪之所」。根據此理，中醫治病，重於扶正祛邪，所謂「扶正」，亦即西醫之增強病人抵抗力。原來人體疾病，都由抵抗力衰弱，病菌乃乘虛而入，身病如此，心病亦何獨不然。佛是醫治眾生一切心病的大醫王，治心法門雖多，其基本原理，亦不外「扶正祛邪」而已。尤以念佛法門，稱為阿伽陀藥，能治萬病，也無非因為阿彌陀佛具足無量光明無量壽命的正氣，所以能驅除八萬四千煩惱的邪氣。又如法華經普門品載，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，能使多貪眾生離貪，多瞋眾生離瞋，多癡眾生離癡。良以眾生正氣不足，致煩惱深重，須藉阿彌陀佛及觀世音菩薩正氣之力，才能使邪魔的煩惱化為烏有。

過去印光大師創辦的弘化社，除印行佛教經書以外，還流通很多的善書，如「德育古鑑」「格言聯璧」「了凡四訓」「物猶如此」「菜根談」等等，都經弘化社一再翻印流通，裨益世道人心，實非淺鮮。查上述各善書的內容，不外是講究做人處世的修養之道，與太虛大師所云：「仰止唯佛陀，完成在人格，人成即佛成，是名真現實的意旨，實極脗合。雖然「人成即佛成」一語，為一般佛教大德所普遍引用，但現在佛教界對於講究「人成之道」的善書，都抱着不屑一顧，棄若敝屣的態度，以致所謂「人成」，也多數只是說說而已。自由中國的佛教界，僅有本際老和尚曾印過「了凡四訓」，除此以外，就未有發見。其實讀善書的人，學問未必淺薄，像印光老法師極力讚揚善書，流通善書，却並未失其大通家的地位。近閱報載，藉悉 總統蔣公，極讚美「菜根談」一書，令中央文物供應出版社印行流通，我們看 總統於日理萬幾之餘，尙知重視善書，印行菜根談。而過去在大陸上素為佛教團體流通甚廣的菜根談，反為今日寶島佛徒忽視。我深深欽敬 總統的英明偉大，同時想到佛教現狀，不禁有無限的感慨！今日寶島另有少數不明佛法的人，把「太陽經」「太陰經」「北斗經」等莫明其妙的偽經，也列入善書之中，那是錯誤的，善書與偽經不能混為一談。我現在勸讀勸印的善書，當然並不包括偽經在內，而是專指有益身心修養的純正善書。

如有人，問釋迦牟尼佛：「佛對於名，既知是假施設，並不妄執，然則世尊何故定名能仁寂默，而不名乾屎橛？」佛亦必告以：雖然假施設，不宜妄執，然因隨順世間故，不離中道故，與因地果地，相契合故，應名能仁寂默，不應名乾屎橛。此所以十方大士，皆有嘉名，三世諸佛，悉彰德號，而佛門出家在家諸眾，一向均是名字堂皇，絕不逃避，既可公諸十方，亦可傳諸後世，並無遊移兩可，若隱若現之模稜態度。我輩後學，竊慕前賢，應以其行動，為我楷模。苟欲逐跡潛修，則應於二六時中，力行不懈，一切外事，悉當置諸不聞不問，此即禪師所謂：「生死事大，何暇為汝世人去寒涕。」苟欲激發悲心，效菩薩行動，開口動筆，弘法度生，第一先當挺身而出，負起責任，務令法幢鮮明，衷心誠恪，此亦是學佛中的一大關鍵處。

亦有人初事寫作，恐怕內中或有訛誤，為人所竊笑，或批駁，故不用真姓名，其實此亦非宜。照理來講，若自己尚不敢信，何可把它寫出來，叫別人信，貽誤他人。若學寫作，恐其中說理造句，或有不妥貼處，則可先將原稿，寄與善知識，或佛刊編者，請其校正刪改，然後付梓，就十分妥善了。倘刊出後，遭人駁斥，若是對方所揭舉的，果然比我高明，則當公開聲明更改，並致歉意謝意。若論此事，亦不算恥辱，末法眾生，障翳深重，福慧淺薄，這是普遍的現象，大家既都沒有斷見思，破塵沙，證果位，誰比誰強，也就極難分別。並且若是徹底說起來，在諸大菩薩之中，不管他是地居法雲，位登等覺，但既未成佛，則對於證性的工夫，也還是「窮源猶未盡，常見月朦朧。」這樣看起來，就讓觀音，勢至，地藏，文殊，普賢等，諸大菩薩，說起法來，也就難保沒有錯處，何況我們。所以錯便錯了，改了就是，有什麼大了不得呢？多年之前，我曾看過一宗故事，現在其姓名等，雖然強半忘記，但大致尚存，茲姑就記憶所及，把它錄之於下：從前有一次浙江省鄉試時，主考年僅二十餘歲，見一卷中，有「顏苦孔卓」之句，批為杜撰，置四等，並且召此生至前，大加呵責，將卷擲諸地下，欲打其掌心，生捧卷至前曰：「此句出揚子法言，非是學生杜撰。」主考聞之，回嗔作喜曰：「本官僥倖太早，未嘗學問，承君指教，受益多矣。」乃改置一等，一時士林，傳為佳話，大家對於考官之虛心，考生之博學，皆極推崇，並無一人，有鄙笑之意，可知能認錯便是學問，能改正便是合理，雖遭駁斥，亦無妨也。並且各佛學雜誌社，其主持人，皆邃於佛學，若稿中有不中理者，必先加刪改，不必顧慮也。

若論著作署名，大家有自由權，不是任何人所能干涉，這不過是我個人，覺得佛刊與普通刊物不同，所以貢獻一點意見，給各位用筆名替佛刊寫稿的大德，作個參考，倘不以為悖理，得蒙採納實施，則行見法幢鮮明，疑雲消散，讀大作者，豈特耳目一新，亦且欽仰有象矣。（完）